

新闻可能真实：一个符号学分析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新闻真实作为新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新闻学界研究者的棘手问题。总体来看, 关于什么是新闻真实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新闻绝对真实与新闻绝对非真实。但是这两种新闻真实观都陷入了绝对主义的伦理困境, 因此必须寻找第三种恰当理解新闻真实的方式, 符号学理论为此提供了极其有益的理论图景。

【关键词】 新闻绝对真实 新闻绝对非真实 主体 符号学 新闻可能真实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687 (2017) 11-048-04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7.11.009

一、两种传统新闻真实观的伦理困境

一直以来, 新闻真实都是困扰新闻学界研究者的棘手问题, 迄今为止, 关于什么是新闻真实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严格的新闻真实观, 认为新闻真实就是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相符合; 另外一种基于语言学转向, 认为任何的新闻真实都是语言的建构。这两种新闻真实观虽然差异较大, 但出发点都是相同的, 即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新闻真实观, 虽然观点各异, 但殊途同归, 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绝对性, 前者可称之为“新闻绝对真实”, 后者可称之为“新闻绝对非真实”。

一般而言, 我们在新闻学教材中所理解的新闻真实, 主要强调的是新闻报道文本叙述内容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这种对新闻真实的理解, 看似简单, 却包含了对新闻真实的最高要求, 即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客观实际严丝合缝, 一一对应。为了与下文理解新闻真实的思路相区分, 我们把这种新闻真实称为“新闻绝对真实”。

实际操作中, 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新闻真实。

因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有其局限性, 他并不具备完全经历采访事件的能力。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中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记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根本无法保证随时随地都在新闻现场。说到底, 是因为媒体根本不可能考察世界的全貌, 它把记者派驻到那些可能产生有价值新闻的地方, 而另外一些地方发生的事件, 如果进入记者的采访视线, 记者必定无法亲身经历, 只能从其他目击者或事件亲历者口中转述事件。

如此一来, 新闻的真实性就有可能大打折扣, 人们讲究眼见为实, 不能亲眼所见自然其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了。此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对新闻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 即新闻生产者的加工对新闻真实性的解构。

梵·迪克在研究新闻话语的过程中, 曾经提出过新闻文本的两种存在方式: 源文本和新闻文本。源文本指的是新闻事件的底本, 它存在于完全的客观世界中; 新闻文本指的是经过记者或编辑加工的刊登在媒体上的新闻。

从源文本到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中, 首先, 因为记者未能亲历新闻事件, 从其他人那里转述的新闻材料就有可能造成与客观事实的偏差; 其次, 在新闻文本加工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叙述中的可能世界研究”(HB16XW021)

【作者信息】 冯月季(1977—), 男, 河北保定人,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符号学、传播学。

过程中，受到记者、编辑以及隐含作者的影响，新闻为了服从某种价值观的偏好，也有可能真实性上偏离客观真实。

语言学转向为上述论点提供了理据，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中，海登·怀特引伏尔泰《哲学辞典》一篇讨论比喻性语言的文章，试图说明：那些使用比喻性语言作为表现和阐释世界的文体，诸如神话、诗歌、小说等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如今这种比喻性语言被过多地滥用于历史文献研究中，而历史“一旦被视作想象的产物，它们就只是证明了创造它们的想象的迷信本质，抑或证明那些认为它们具有真实性的人的愚蠢”。^[1]

简言之，就是文本一旦被语言介入，就会变得不透明，这种观点一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流行。以至于“泛虚构论”主宰了文本真实性问题，但是有学者指出：“泛虚构论”的盛行可能会引发尖锐的伦理问题，即虚构无底线。例如很多历史学家就对此提出了深刻批评：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语言虚构出来的。^{[2](329)}

按照后现代语言学的理解方式，任何经过语言叙述的文本都是不真实的，因此我们把这种新闻真实观念称之为“新闻绝对非真实”。这是与“新闻绝对真实”完全相对的一种理解新闻真实的方式。但是两者却存在共通之处：即决定新闻真实与否的主体都是新闻生产者。是谁认为新闻必须与客观实际完全符合？以及又是谁造成语言对新闻文本的介入？很显然，新闻绝对真实与否都是新闻生产者操作的结果，这两种理解新闻真实的方式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对新闻文本意义都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寻找第三种恰当理解新闻真实的方式。

二、新闻接受主体转向

上述两种新闻真实观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其从新闻生产者立场出发，使得新闻真实的理解方式陷入了绝对主义的漩涡。因此，要重新定义理解新闻真实的方式，必须转换思路，明确谁才是理解新闻真实的主体。在这方面，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理论图景。符号学将文本意义从新闻传播者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树立了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念。

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1968年提出了“作者之死”的概念，立刻在批评界引起了轰动。在文学史中，人们习惯于把目光都聚集于文本的作者身上，试图

从作者那里寻求某种合理的解释或者答案，因此在阅读中很自然地构筑了一个作者王国。但是文本是由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构成意义载体，作者仅是多种写作中的一种，作者在文本中只起着混合各种写作的功能，他不具备原创性，仅仅是把他认为有意义的各种写作组合起来，因此，巴尔特称文本仅仅是符号的编织物。

这一点在新闻文本生产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新闻讲究客观性，记者只能记录事实，不能掺杂个人的主观意见。受众接触到新闻文本时，通常关注的是文本本身，而文本的生产者是谁，受众并不关心。因此，巴尔特说，文本汇聚之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文本生产出来之后，作者的声音就消弭了，文本的终极意义落在读者手中。据上述分析，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认为：必须颠覆写作中作者神话，作者不再是决定文本意义的唯一主体，文本被生产后，作者“死掉”了，而读者“诞生”了。

当然，巴尔特在这里说的作者之死不是生物学上生命的终结，而是文本被生产出来之后，作者对文本意义的控制就失去了效力，完全由读者来主宰文本的意义，作者的功能只不过是把零碎的写作片断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说：“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所说的作者，而是读者。”^[3]

如果说文本意义的诞生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那么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文本意义实现的过程并非仅仅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中，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其意义实现可能要受到来自多个主体的影响。

隐含作者由美国叙述学家韦恩·布斯1983年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布斯在书中把隐含作者称为作者的“第二自我”，布斯说，隐含作者总是与真实作者不同，真实作者在创作时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化身，一个“第二自我”，即作者在写作时采取的特定立场、观念和态度。但是隐含作者始终位于文本之后，它以非常隐匿的方式影响文本的价值观。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在叙述学界产生了极大争论，但是韦恩·布斯坚持维护隐含作者这个概念，针对20世纪50年代批评界追求文本客观性的趋势，布斯以《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一文来回应。

尽管存在不小争议，但是通过分析就会发现，区分有血有肉的真实作者和虚拟的隐含作者是必要的。隐含作者作为影响文本意义的一环，虽然不是真实主体，却可能比真实主体更重要，有学者建议将之称为“拟主体”（Pseudo-Subject）。进而推之，隐含作者不仅仅存在于文学叙述中，新闻、电影、广告中都存在隐含作者。

新闻作为一种文本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受众可能并不能完全揣摩新闻传播者的意图，他只能根据自己对符号文本的理解给出一个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从符号学的立场来说，一个符号文本在传播中可以产生三种意义：传播者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自身的文本意义、符号文本解释者的解释意义。

符号文本的三种意义不可能同时在场：呈现为产生后的否定与替代关系。^{[2](60)}符号文本意义的实现，只能是符号的解释意义。因为符号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无法揣摩，符号接收者的解释所依托的只能是符号的文本意义，艾柯说：我只是就“文本的意图”进行揣测，而对作者的意图并不关注。^[4]因此上文中巴尔特的观点是对的，当符号文本发出后，文本的作者就已经无法再对文本意义进行干预了，此后，隐含作者开始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至于文本意义最后实现到什么程度，完全依据符号接收者的解释而定。因此，从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因素来看，符号接收者才是实现文本意义最关键的“主体”。

三、从新闻绝对（非）真实到新闻可能真实

一旦我们从符号学意义上明确了新闻文本传播过程中意义生产的真正主体，那么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便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路。两种传统的新闻真实观除了从新闻生产者的立场理解新闻真实以外，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从新闻内容的角度来判断新闻是否真实。但是从符号学的立场来看，文本真实与否，首先判断的不是文本内容，而是承载文本的体裁。“体裁的最大作用，是指示接收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体裁本身是个指示符号，引起读者某种相应的‘注意类型’或‘阅读态度’。”^{[2](138)}也就是说，体裁是控制文本接受方式的规则，在受众接收到文本的一刹那，体裁就会发出某种声音，以一种“强制”的态度要求接收者必须以某种方式阅读文本。

对新闻这种体裁来说，在新闻的职业伦理中已经规定了新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达事实，在长期的历史积

累中，受众对新闻传达事实的特征已经成为一种惯习。因此，很自然地，当受众从媒体上接收到新闻时，就会把它当作一个既定事实来解读。反之，如果是文学体裁，比如诗歌、小说、戏剧，受众自然会把它当作虚构性叙述来对待。

因此，受众在接收文本之前会有一个体裁期待：即以事实性文本还是虚构性文本解读的问题。叙述学家热奈特曾举过一个例子，比如报纸上的一则普通社会新闻：“昨天在七号公路上一辆汽车以时速一百公里行驶撞上一棵梧桐树。车内四人全部丧生。”很明显，这是一则典型的社会新闻，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新闻“5W”要素一应俱全，把这则新闻放在媒体的新闻板块，毫无疑问，人们在阅读到它的一刹那，必定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把这则简短的社会新闻分行写：

昨天在七号公路上
一辆汽车以时速一百公里行驶撞上
一棵梧桐树
车内四人
全部丧生

如果我们把分行写的这个文本放在媒体的副刊上，很明显，这就是一首常见的诗歌，这意味着，我们在意识理解中只能把它当作是虚构性文本。由此可见，完全相同的内容，因为体裁的变化，文本的真实性就会截然不同。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从体裁的角度来理解新闻文本的真实，是形式真实，这种形式真实仅仅存在于文本生产到文本被接收的那一刹那，这一刹那的体裁真实是“绝对真实”，这一刹那文本意义的操纵者还在文本生产者手中。一旦文本被读者接收，开始进入意义解读模式，文本的真实就从形式真实转向内容真实。

此后便进入了皮尔斯所说的符号无限衍义阶段，新闻的体裁或形式真实给予受众的仅仅是刹那的真实。而关于文本的内容是否真实，则是一个不断推论的过程。受众之所以无法立刻判断文本内容的真实性，主要是受制于人的经验有限性。17世纪，英国的大卫·休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黑天鹅理论”。大致意思是：当某人发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继续观察一百只天鹅，仍全是白色的，但是观察者并不必然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当某一天出现一只黑天鹅时，这种观点就无法站住脚。这说明任何人的观察范围都是有限的，不能用个人的经验来对某种现象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判

断，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卡尔·波普尔作为20世纪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他的“真伪不对称理论”对人们为何难以获取真相进行了解析。波普尔认为，任何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都不可能是客观的真相。原因在于，由于人们观察的视角和角度不同，必然会漏掉某一方面，不可能体察事物的全部。波普尔同样承认客观实在无法观察，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排除假象来判断真相。

皮尔斯通过“试推法”来判断一个文本的内容是否真实。皮尔斯认为科学研究有三种方法：演绎法、归纳法、试推法。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皮尔斯认为演绎法缺乏创新性，它只能在一个固有的封闭系统内运行；归纳法和试推法两者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可以为不确定的未来提供可能性的知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皮尔斯的框架里，归纳法仅仅能够为最后的观点提供证实的过程；而试推法的目的不在于利用假设得到最后的观点，而在于假设本身——或许是什么的问题。”^[5]

试推法是在一个开放的文本空间中操作的，它具有明确的反本质主义的特征。这种思考方式决定了符号文

本的意义不是恒定的，会随着语境变化呈现为动态衍义的特征。因此，符号文本接收者阐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本意义不断变迁的过程，一个新闻报道有可能为真，也有可能为假，但是这些都与文本生产者没有太大关联，是文本接收者所做的意义解释。从新闻的体裁真实到内容真实，决定新闻文本意义的关键主体仍然落在了符号接收者一方。

参考文献：

- [1] 怀特.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0.
- [2]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9，50，138.
- [3] 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随笔集[M].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301.
- [4] 艾柯. 符号学理论[M]. 卢德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84.
- [5] Douglas R. Anderson. The Evolution of Peirce's Concept of Abduc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971(22): 151.

News Maybe Real: A Semiotic Analysis

FENG Yue-j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News as a core concept in the journalism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a tough problem troubling in academic journalism researches. Overall, what is news reality produced two kinds of opposed views: news is absolutely real and absolutely not. But both views fall into the absolute ethical dilemmas, therefore we must find a third right way to understand what is news reality, and semiotics provides a very useful theory landscape for the research of news reality.

Key words: news absolutely reality; news absolutely not real; subject; semiotics; news maybe real